

## 風雨兼程 祈求平安

思旋

上世紀在香港居住的朋友，一定記得當年令你難忘的事。那就是每人每天都為水而奔波忙碌的往事。如果你是青年人，聽過爸媽講述排隊輪水的往事嗎？如果沒有，不妨問問他們，聽了難忘的制水往事，你一定會更加珍惜用水，不浪費水了。想當年香港缺水，正所謂乾旱無水，要節省用水，政府必須要實行制水了。幸而愛國團體「香港中華總商會」首長幾經努力，與祖國中央當局期望解決供水香港的措施。果然，「東江之水越來」，解決了香港缺水之苦，民困得以紓緩。從此之後，香港人對祖國更為感恩。

久經半個世紀風雨兼程，香港人，特別是回歸後的香港人，屢受祖國的關愛和施惠政策，得以過着幸福的生活。大家都對國家常懷感恩之情。還有不到一個月，香港回歸祖國21年了。各個商團、社團都熱烈籌備慶祝回歸節目，用不同形式表達愛國之情。

作為中國人，對中華民族文化熱愛與認知，決不可少。事實上，不少傳統是相當有用也有建設性的。我國以農立國，傳統的二十四節氣，久經時代，一直受農民以及全體人民重視尊崇。昨日是芒種，近日常感暑熱，乾旱得來，很多市民途經水塘一看，都擔心「難道香

港又要重現制水的日子嗎？」殊不知，芒種真的如傳統所稱，是梅雨季節。前日天氣驟變，暴風雨齊來，更掛起風球。本來對風雨來臨並不歡迎，然而近日天旱如斯，下了一場及時雨實在是開心事。希望這場風雨不會來勢洶洶，把傷害減至最小。

其實環顧世界各地，天災人禍不少，令人民受災。夏威夷本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海島，最近發生火山爆發，從媒體上所見畫面，熔岩四處亂竄，令人觸目驚心。另一方面，危地馬拉也有火山爆發，受災的人數很多。內地、台灣、日本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地震發生，天人合一，嘆之奈何！除了作出虔誠禱告，祈求平安外，更重要是各地人民都為保護生態環境而努力，令空氣質素、生活質素提高，為幸福平安的生活出一分力。

當然，生活質素要提高，必須經濟富裕。人人都要學會理財致富，尤其是打從少年時，學識理財的方法。在今日新時代，人類愈來愈長壽，活在世上的時間多了，要求的生活質素也高了。投資人生路，所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風雨兼程中有快樂的日子，也有坎坷的時候。我們憑着智慧熱誠，投資和選擇方面找出合適方案，達至理想人生。這並不是追夢，只要奮力前行，和諧相處，必定能達到。

## 紅棉綻放甲子情

方寸

早前在中央圖書館展覽的書畫攝影展《紅棉綻放甲子情》，是培僑校友會成立六十周年的活動之一。題目相當好，紅棉情牽培僑人，跑馬地樂活道舊校舍，木棉樹每到春夏盛放，棉絮飄飄，紅棉綠蔭，美景如畫，一代又一代學子，在棉絮飛舞的意境中，立大志，看世界。

這次的書畫攝影展，除了名家的作品外，相當大部分是校友的作品，有攝影、書法、國畫等二百多件，可見培僑人美感修養，積澱濃厚。培僑藝術氛圍濃厚，得於「香港十大鋼筆畫家」之一的盧百川老師，他於1948年在培僑執教，學生有了美術課的基礎，又有美工組的實習，有的學生還可以到盧老師任校長的嶺海藝專接受更專業的培訓，培僑藝術的土壤是肥沃的。其中一幅行楷《杜伯奎前校長贈星社同學畢業詩》，培僑故事躍然筆墨之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港英政府開始在教育線上對付愛國學校，先封閉達德學院和南方學院，1950年將香島中學盧勵校長遷解出境，1958年港英政府派人搜查了培僑中學圖書館，找到《陳嘉庚南僑回憶錄》和《劉少奇論共產黨員修養》等書籍，以政治為由，將培僑第二任校長杜伯奎遷解出境。

就在這事件之前的畢業禮上，杜伯奎校長向第十一屆畢業生「星社」同學贈詩，勉勵畢業生奮發向上。「蟬鳴荔熟薰風來，蒼木成蔭石為苔，尚憶當年朗園道，嬉遊追逐猶童孩，羣星燦爛煥文章，海角天涯初吐光，珍重前途應似錦，叮嚀囑咐情誼長，立志紅專氣如龍，參加躍進先鋒，虛心學習愛勞動，祖國他年見行蹤。」這首臨別贈詩保留了一個甲子，今天由「星社」黃端梅校友書寫展出，作為對校友會六十甲子情的祝賀，又對培僑歷史致敬，相當有意思。

「星社」畢業生得杜校長激勵，人才輩出，文武雙全，是屆畢業生姜培珍以香港運動員代表的身份入選了中國國家隊；還有「香港數學奧林匹克之父」數學家岑嘉評教授；澳門科技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所長陳乃九教授，都曾得到杜伯奎校長的贈詩激勵奮發。

## 又見塑膠袋滿佈海洋

書聲

我們的日常生活是否離不開塑膠袋？當你去麵包店買三個麵包，你會得到四個塑膠袋，因為三個小的塑膠袋分別裝入三個麵包，然後再裝進一個大的塑膠袋子；當你去菜市場買菜，帶回家的塑膠袋遠比你買的菜還要多，你把这些塑膠袋子放在家裡留着，不到三五天工夫，它就堆積得有一座小山丘般的高。

不是曾經政府推行市民少用塑膠袋嗎？當時政策甫推出，雷厲風行；到小商店買些物品，售貨員都不給塑膠袋，售貨員會以謹慎的態度說：「我唔知妳係唔係Madam？可能來放蛇嘅，塑膠袋政府規定要用錢來買，五毫子一個。」當時市面上，例如街道的垃圾桶，的確少見了一堆堆的塑膠袋。

少用塑膠袋的確給我們帶來些許的不方便，但是地球有救了，我們的子子孫孫會生活在一個比較健康的大自然生態中。

如今我們接收新媒體資訊實在太方便了，手機裡的群組、網媒、電視新聞節目等等，很容易看見地球的大自然環境是如何地被人類嚴重破壞了，海洋裡有千年大海龜被塑膠袋纏繞住頭而窒息死亡，美麗的海豚、鯨魚浮屍沙灘上，當剖開肚子發現裡面都是塑膠袋、發泡膠，泰國領航鯨魚口吐出5個塑膠袋，胃內有80個塑膠袋，重達8公斤。自日本福島核爆之後，海洋生態多了畸形魚貝類新品種。

有一位來自牛津大學的生物學者表示，她本來餐餐無魚不歡，但是自從研究海洋生態，潛水進入海底觀察海洋生物之後，她不僅徹底改成正食者，還呼籲我們也改變飲食習慣，最好吃素。因為水裡的生物沒有一樣可以吃的。

我想起大約20多年前電視有一則廣告，勸喻我們要保護海洋，但由於那一則廣告太過突突，應香港市民要求取消了；我仍然記得那則廣告，餐桌上有一條鮮美的肥魚，鏡頭一轉，成為一條又臭又髒的腐爛魚。人性總喜歡看美好的人與事物，但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殘酷現實，事實上我們已破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卻又不想面對！我認為任何問題都要面對它，抽絲剝繭地一層一層去解決問題，不能像一隻鴛鴦，如果我們還是繼續濫用塑膠袋，只顧貪圖自己的一時方便，最終由我們的子孫承受這個惡果。

現在似乎只有超市還在執行這項政策，但是還有模糊的中間地帶，那就是當你去收銀員多要幾個小冷凍袋他都會給你！這也就變相避開了付五毛錢得到一個大膠袋。

我們的政府是一個無能的政府？還是一個有的政府？政府機器難道也會有三分鐘熱度嗎？

當聯合國警告：「2050年海洋裡的塑膠物比魚類還要多！」我們仍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這是地球公民應有的操守嗎？

## 那扇怎如這扇好

翠袖

連日天熱，氣溫高至三十多度，只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過的烈日，廿一世紀也當空了，滿街路人撐起傘子在陽光下匆忙趕路的情景，真的活煞煞像熱鍋上的螞蟻。

最教人看傻了眼的是，有些大小一家人，從父母和幾個小兒女，每人手中各自開着一把直徑不滿五寸的迷你電風扇，而且還各自拖了個旅遊大篋呢，看來他們最感得意而重視的，還是那把七彩小電扇，旁人看着也為他們感到麻煩，這樣子上車落車，累也不累？

推出小風扇的廠商，可真是聰明得冒險，照理這小玩具，風力涼得了鼻子也不會涼得到身，雖說體積不大，用到五隻手指握持也夠累贅，用不到時收藏在包包裡也牢固空間，怎會受人歡迎？偏偏就遇上那麼多聰明不如廠商的買家，所以做科技生意不必多費腦筋，反正瞎迷科技的笨客多的是。

看到小風扇，就想到發明摺扇那個人聰明得雅緻，可不知第一把摺扇出自西洋還是中國了，只是從電影中看過維多利亞時代的淑女手中出現過這把扇子，這扇在明朝更成為仙品，初期文士扇上題字已成佳話，後期還流行扇上寫畫，隨後書畫同時見於扇面，更加雅到不可方物，老牌日曆畫面中清末民初仕女們手持的檀香扇，那是真正以檀香為扇骨的，已想像到它搵來清香撲鼻，醒腦怡神，今日大小百貨公司和街頭巷尾出售的惡俗化學香料，與之何止相差千萬里。

摺扇那麼輕盈方便，可開可合，而又方便收藏，搵起來送大自然的涼意，由頭涼到全身，放在男士手中儒雅，放在女士手中嬌貴，優點說之不盡，現代人嫌它「老土」不欣賞，反而愛上硬珊瑚樣子的笨拙的小電扇，真是匪夷所思。科技產品再好也得看它有什麼實用價值，小朋友好奇還好，牛高馬大的男子漢和老大媽摺扇不好好用，傻兮兮對着這笨拙硬物吹風，你說可笑不可笑？



■摺扇方便在無電可生風，搵時可作手腕運動。 作者提供

## 落地才女

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消失，總令人感慨，卻是人生之必然。他們到底是一個時代的見證人，尤其是名人，更是一個時代的符號。日前病逝的「香江才女」林燕妮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符號。

用「才女」而不是「作家」來稱呼她或概括她的一生，可能更貼切。這不意味著她不是作家，「現代最好的散文女作家」——早有金庸和倪匡等大家為她「加持」，她也曾獲香港藝術家聯盟「最佳作家獎」，一生出版過近七十部作品，曾是多份大報專欄作家，至病逝前，仍筆耕不輟。那股韌性和對文字的執着，令人欽佩。

「才女」這個詞源自古代，泛指有才華之女子。但習慣上，指在文學創作上有成就的女子。而在香江特定的語境下，「才女」更多用在「曝光率」較多的流行女作家身上。「流行」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創作者的人格，以致後者成為特定時期受人追捧的偶像，乃至文化符號。

曾經愛得轟轟烈烈，是舞會派對上的風頭婆，但她並非不吃人間煙火，而是「落地才女」。三十一歲才開始寫作，她不算早慧女子，卻以情感真摯虜獲人心。這源自於她豐富的生活閱歷。出身中產，留學美國，主修遺傳學，曾任職電視台新聞部，又創辦廣告公司，在名成利就時，不忘進修，取得文學雙碩士學位。



■林燕妮日前因病離世。

她和已故才子黃霑一段情鬧得沸沸揚揚。這段無疾而終的婚外情，讓她背負「第三者罵名」，又因「第三者介入」而結束，恍如因果循環。但當中的激情澎湃和波濤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她的寫作，而黃才子一次次次的公開示愛猶如一場場免費公關騷。

但難得的是，在個人情感遇到挫折、專欄文化出現逆轉、人氣走下坡時，深明「時不我與」的她毅然轉型，「下海」加入保險業，同樣成績驕人。在面對親人一個個猶如詛咒般地被癌症奪去生命時，所表現出的堅強和從容，實非一般女子所能。其間，她堅持寫作：「做人要有韌力，跌倒了要彈得起，不要只顧着面子。」

林燕妮的一生，愛恨交織，無論是悔不當初，還是曾經精彩，到了晚年，終如燕子般，孤寂而別。不過，作家的優勢是，無論如何空室自閉，都可以透過文字跟讀者交流，誠如她最後的專欄文字所言：「肉身消失沒關係，精神不滅才是永恒。」她的文字就為她渴望的永恒提供了註腳。

## 有多少「雲紀念」瀰漫精神之光？

不知從何時起，每有名人過世，朋友圈裡便會被刷屏，掀起「雲紀念」的大接力，發一張逝者照片、附兩句似是而非的語錄，在雙手合十中寄託一份哀思。

今年以來，余光中、李敖、洛夫、霍金等先後去世，「雲紀念」現象凸顯，但是，大眾對已故逝者的著作又讀過多少呢？名人的離世或許會掀起一股購書熱潮，卻很難擁有深閱讀的敬畏，跟風紀念現象氾濫，背後是當下社會浮躁症和價值觀的鏡鑒。

「雲紀念」之漂移映射出愛之單薄，與直面死亡的無力。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面對故人，某種意義上說，也是面對我們自己，過度渲染、亂戴帽子等都是一種極端，而跟風刷屏，從中窺見生命與生命之間的零交集。

紀念逝者方面，魯迅先生當最深沉、最有分量，范愛農窮困潦倒溺水身亡，他作詩懷念，「舊朋雲散盡，余亦等輕塵」；比他小20歲的章素園去世，他落筆鏗鏘，「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左聯五烈士」犧牲，他留下名篇《為了忘卻的紀念》；對半農去世，18天後他創作了憶劉半農君，「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澈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劉和珍、楊德群遇難，兩周後他寫下《記念劉和珍君》，「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他的父親去世三十年後，他用《父親的病》追憶父親，「我現在還聽到那時的自己的這聲音，每聽到時，就覺得這卻是我對父親的最大的錯處。」

這些或長或短的悼文，相同之處都是逝者離開相隔很長時間他才寫下，沒有在第一時間悼念，這不是魯迅的無情，反而是他的種種有情，或凜然大義。他擔心那樣會成為應景之作，更擔心情感尚未平復不夠客觀，當然，他的隱忍，也是有生命源頭的……妹妹瑞姑早夭、四弟早亡、父親病逝、祖父亡故，更多的是他親眼目睹很多年輕人的不幸遭際，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就是最直觀的影射，狂人、阿Q、華小栓、祥林嫂、魏連雲、陳土成等，這種莊重體驗造就了他對逝者的態度，用聞君明先生的話說，「面對死亡就像面對愛，是文學家筆下常見的『母

題』。」而悼念魯迅先生，當屬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最感人至深，儘管充滿碎片化場景，但讀來不做作，又充滿溫情。1937年，她回到上海去了先生的墓地，以詩緬懷，「我們走出墓門/那送着我們的仍是鐵錘擊打着石頭的聲音/我不敢去問那石匠/將來他為着你將刻成怎樣的碑文？」

最令我銘心的是，魯迅先生在悼文中的大悲憫和大情懷，「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對於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他佈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拷問給我們看……」（見《憶韋素園君》）這種思考獨特、奇崛、沉重、溫暖，發人省思，說到底是一種向死而生的無畏回響。這些，是「雲紀念」永遠不能替代的。

其實，從「雲紀念」中也能看出現代人急於表達、熱衷炫耀、「我們很熟」的流行弊病，好多時候不小心露出馬腳，犯了大忌。比如，英國物理學家霍金去世後，「雲紀念」中不少不乏一些低級錯誤，叫人難以接受。全民緬懷霍金，沒有錯，點蠟燭、表敬意也能夠包容，但那些有悖事實、過度放大的言論，就是一種嚴重褻瀆。霍金因病致殘，在身體殘疾與科學成就之間，盲目地用標籤化來讚美或歌頌，有失偏頗。因此，悼念逝者要有分寸，紀念故人要有底線。

「死者尚不能活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最好的紀念是閱讀他的書籍，最好的緬懷是弘揚他的精神。我閱讀霍金的自傳《我的簡史》，從書中深入了解到他的成長歷程和患病心路。父親學醫出身，母親是家庭醫生，兒時的霍金與其他充滿好奇心的男孩沒有兩樣，他八歲學會閱讀，喜愛火車玩具，十幾歲時就能建造飛機模型和船模型，平時作業不整，青睞複雜遊戲。

17歲，他考入牛津，加入學校賽船俱樂部，同齡人的叛逆他也有，因用功而得到較好等級被視為友人標誌，「我在那裡的三年期間大約只用作一千小時，平均每天一小時。」凡是在某個領域有大成就的人，都會有天賦底蘊，他從未上過正式數學課，現在通曉數學全憑在研究工作中自己汲取，後來順利進入劍橋讀研究生。

一切都在霍金21歲發生轉變。他被診斷患上醫學上稱為肌萎縮脊髓側索硬化症的罕見

病，「但是我沒死，儘管我的未來總被烏雲遮蓋，我非常驚訝地發現我享受生活。」在世人眼中，霍金的人生不設限，搞科研、出著作、做演講，結婚生子，遊遍天下，主持過倫敦奧運會，「上天入地」，上天做過零重力飛行，乘潛水艇到過海底，他活出了生命的長寬高，以坐在輪椅低姿態殘缺，為世界投下了一個雄偉壯觀的英姿，「我相信殘疾人應專注於障礙不能阻止他們做的事，而不必對他們不能做的事徒然懊惱。」

然而，光鮮的外在下，也有許多不為人知的艱難。霍金有過兩次婚姻，剛確診時與簡·王爾德訂婚，先後生下一子一女，他靠完成博士論文、申請研究獎學金養家；後來，兩人離婚，他在病情惡化中飽受煎熬，氣管切開手術後，他靠語音合成器寫作，每分鐘處理三個詞。

1990年，他與護士伊萊恩·梅森走入婚姻殿堂，他靠全時護理，多次危急關頭，都是梅森及時相救，這段婚姻在2007年解體。生活上的困難可想而知，他為了女兒的學費他出版《時間簡史》，「我的部分目的是為女兒攬一點學費，事實上，到這本書實際出版的時候，她已經在中學上最後一個學年了。」他希望這本書成為機場書店的通俗讀物，經紀人最終把版權賣給了美國矮腳雞公司，出版後登上暢銷書排行榜。

成名和易於辨認既有好處也有壞處，他保持清醒；對於未獲得過諾獎，他早就說過：「我的黑洞量子發射預言是正確的，雖然它迄今還未為我贏得諾貝爾獎，這是因為在實驗上證實它非常困難。」

不過，我贏得了更有價值的基本物理學獎，這是獎給儘管還未被實驗證實，卻具有理論意義的發現的獎項。」這無疑是對諾獎猜想的最好回應，也是身為科學家的嚴謹態度。

名人也有缺點，凡人也有閃光。悼念逝者，直面生死，亦是一種精神上的昇華。就像霍金，我們緬懷他是仰望他的精神，思想的尊嚴與洞察，生命的堅韌與豐饒，永遠引領後人。這種精神之光，才是永恆的財富，不滅的星光，正如《我的簡史》扉頁上的話：「致明日世界的構思者。」在轉身致敬逝者之際，我們朝向的是明天，是不遠的未來。

## 一隻蟬的前世今生

琴台

做電影後期的時候和音效師一起給畫面配環境音，幾個人商量、選擇了半天，各執其詞，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音效師調出了一聲蟬鳴，頓時都不再吭聲。香煙繚繞、茶水潺潺的畫面上幾聲悠長的蟬鳴，讓幽深的情節時變得靈動起來。

因而想起我小的時候，每逢暑假，無事便要去鄉下外婆家住上一段日子。彼時鄉下孩子的娛樂頗多，釣魚、抓黃鱔、逮青蛙、掏蝸牛等我都不喜，唯獨對抓到了感興趣。

知了是蟬的別名，牠和夏季密不可分。暑期裡的暑氣毫不吝氣地鋪天蓋地，知了便叫得歡，田間、山林的地勢開闊，知了的叫聲愈發地清越，整個夏天持續不斷。要抓知了，必須早起，或者從夜裡就開始。知了的幼蟲即將成熟時，會從土裡鑽出來，爬到牠們寄生的果樹上，褪去身上的硬殼，待翅膀變硬後飛走。我和小伙伴们便摸黑打着電筒，在樹下靜靜地

等，如此便能抓到一些可以在尼龍網中或者玻璃瓶中養上一段時間的知了。

更多的時候，小夥伴們喜歡在果樹下的泥土裡尋找蛛絲馬跡，把還在成長中的小知了，也就是蟬蛹挖出來，拿回家，讓家裡大人或炒或燻或炸，加上孜然、辣椒、蔥花調味，香味逼出多少孩子的口水。鄉下果樹多，蟬蛹也多，一個夏天便連續不斷地可以吃上好幾頓。

我不吃蟬蛹，聽外婆囑咐去揀蟬殼。蟬蛻其實就是知了羽化飛走之後留下的外殼，附在樹幹上，像一隻胖乎乎的醜陋卻可愛的小猴子。外婆告訴我那是一味中藥。據說《本草綱目》中記載其「主療一切風熱毒，古人用身，後人用殼，大抵治臟腑經絡，當用蟬身，治皮膚瘡瘍風熱，當用蟬殼。」得知其理，才知道原來人們殘忍地吃掉了幼蟲卻是有道理的。後來檢的蟬蛻多了，外婆便帶我到鎮上

去將蟬蛻賣給中藥舖子。暑假結束，玩得心滿意足，又掙了不少的零花錢，想來這些都是受益於知了，便不計較牠吸食果樹汁液的壞處，反而對牠有了感激之心。

在今人看來，蟬吸食樹木的汁液，是害蟲。而在古人眼裡，蟬卻是棲高飲露、生性高潔之物，尤其是在喜好物寓意詩人筆下。唐人盧世南曾寫《蟬》詩對蟬盛讚：「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駱賓王的《在獄詠蟬》幾乎是以蟬自喻：「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鬢白，來對白頭吟。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無人信高潔，誰為表予心？」而李商隱則將《蟬》寫得最為現實：「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唐詩三首言蟬，可見風飲露只適合昆蟲，人類若如此，便只能是滿足精神的美食雪花月，只可提神，不能果腹。